隨園隨筆

隨園隨筆卷十八

錢塘袁枚子才

辨訛類下

布帆無恙之訛

今人贈遠輙曰布帆無恙按晉書顧愷之傳嘗因假還殷仲堪借以布帆至破冢遭風愷之與殷書云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是謂帆無恙非謂人無恙也

漢文短喪之訛

羊祜曰漢文除三年喪毁禮傷義司馬光曰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皆罪文帝而大謬者按文帝謙仁不欲

以身後煩吏民服喪故以日易月遺詔甚明胡寅謂遺詔所論吏民耳太子豈吏民哉而景帝冒用此文自短三年之制其過在景帝不在文帝也劉貢父云漢文哀詔斷自已葬之後其未葬之前則服斬衰自崩至葬已百餘日如未葬則服不除翟方進傳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此其証也說者遂以日易月而不通計葬之日月皆大謬也顏師古曰文帝哀詔所云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者皆自率已意而爲之非有取于周禮也三年之喪止二十七月無三十六月之文烏得有以日易月之說哉况纖者禫也禫無七月之説纖安得有七日哉

曾無纂弑之訛

相傳齊有纂弑之臣曾無纂弑之臣爲周公所先知然伯禽之孫濆弑幽公而自立見史記魯世家其他羽父弑隱圉人賊般見左傳者更不一而足

贈策之訛

焦弱侯筆乘云繞朝所贈之策方策也李白詩云臨行贈汝繞朝鞭以策爲鞭誤矣

下屬稱卑職之訛

元文類陳天祥奏盧世榮姦邪曰卑職等在內外百司之間伺察非違知無不料又河渠志泰定四年御史臺言都水監立南北牐各濶九尺二百料下船梁頭八尺

五寸可以入牐愚民嗜利無限改造淺倉長船至百十尺計五六百料入至牐內不能回轉今卑職至眞州閘造船頭稱過牐梁頭八尺五寸船該長六丈五尺計二百料由是參詳宜于牐岸立石則驗其長短云云是卑職者乃臣下對君之稱非所宜稱于上官也

余忠宣公之訛

遼金元史于人姓名字少者合姓名以書之字多者則書名而后以姓書于下後人不知其故但摘取其名之第一字爲姓如稱唐兀余闕爲余忠宣公謬矣或以余爲佘之訛應讀蛇則升菴先生固已辨之古無佘字錢辛楣云唐兀即西夏也其人往往有姓與他部落不仝

忠宣姓佘無明証然宋濂已稱之矣

韓文公服金石之訛

孔毅夫雜說稱退之晚年服金石藥致死引香山詩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爲証呂汲公辨之云衛中立字退之餌金石求不死反死中立與香山交好非韓退之也韓公之痛詆金石見李虛中諸人墓志矣豈有身反服之之理

秦良玉拔刀斷袖之訛

竹垞詩話曰野紀秦良玉征播州立功有男妾數十人李長孺爲辨誣云緜州知州陸遜之按營時良玉冠帶佩刀出見酒數巡遜之誤曳其袖良玉取佩刀斷之其

嚴潔如此汪太史韓門駁之云艮玉征播乃萬歷二十七年事陸遜之按营乃崇禎十三年事相隔四十二年征播時艮玉年必在二十左右又四十年則已六十餘歲人矣何嫌之避而必以刀斷袖爲帥領兵豈得旁無男子如二申野錄蜀司合志等書誣以男妾豈所謂知人論世者乎

鄧通譖賈生之訛

宋景文云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譖王伯厚以爲史無此語按此語本風俗通應劭風俗通義云賈生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數廷譏之因是文帝遷生爲長沙太傅云云此誤也鄧自黄頭郎至爲上大夫漢書雖不

載其年月而其寄死人家則在景帝時其顯貴應在文帝末年而賈生自文帝初立卽因廷尉吳公之言召爲博士遷大中大夫文帝十一年梁王薨十二年誼卒卒後四年帝思誼言立齊悼惠王子六人此是十六年五月事又十一年文帝崩想鄧通尊顯必在此十一年間則賈生之死久矣安得有鄧通之譖哉此說本于汪師韓先生

昌黎輕崔羣之訛

韋絢嘉話録有云韓十八愈輕薄謂李程曰崔同年羣眞聰明往還二十年不曾說着文章葢輕之云云按韓集中與崔書極其欽服有輝光日新之語詩則有和崔

舍人咏月二十韵游青龍寺贈崔補闕等作歐陽詹哀詞獨書一通與崔羣投贈如此豈得謂不說及文章乎

梁山泊之訛

俗傳宋江三十六人據梁山泊此誤也按徽宗本紀侯蒙張叔夜兩傳紀江事者並無據梁山泊之說惟蒲宗孟傳言梁山濼多盜宗孟痛治之雖小偷必斷其足盜雖衰止而所殺甚多孫公談圃云蒲宗孟知鄆州有盜黃麻胡依梁山濼爲患云云此是神宗時事與宋江之起事宣和者已相隔數十年矣

學宮祀文昌魁星之訛

學宮之祀文昌魁星非禮也明宏治時有折毀之令末

及施行按孝經援神契云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此不過浮稱之詞並非實指星象史記云斗魁戴筐六星文昌宮是則兼上將次將貴相司命司中司祿諸星而合成一宮其義取諸宮室非主文學也故漢之尚書省比之文昌天府魏之正殿曰文昌殿唐人或以命名如段成式張籍俱號文昌宋人以之名書龐元英在尚書省記所見聞號文昌雜錄道家不知二字之解妄以文爲文章昌爲昌盛又不知司命不過六星之一而謂文昌獨司文人之命又附會以爲即詩之張仲孝友再轉爲梓潼神張惡子李義山張惡子廟詩有如意贈姚萇之句蓋本成都志也志稱張惡子生於越嶲見靈于姚

褒莪為立廟唐僖宗入蜀神于霧中迎謁僖宗脫佩劍贈之王鐸蕭遘有詩刊石王氏見聞記謂文昌生於晉時張氏跨驢樓蜀之梓潼又化蛇裂石以壓五丁王弇州委宛餘編云文昌黃帝之子名揮始造弦再攝醫官服事周公投胎于張無忌家生仲為幽王所酖化為趙王如意作蛇報讐啖呂后之後身沉其一縣今所謂陷河是也又以文昌宮在北斗魁上別為南斗遂以魁與文昌並祀不知北斗七星一至四為魁五至七為杓有魁有杓是魁非一星之名說文魁羹斗也原涉傳師古曰魁者斗之所用盛而杓之本也甘氏星經所謂入魁七星者在北落東南乃主獸之官與文學無與也日知

錄辨𢇁乃奎之訛則史記天文志奎曰封豕爲溝瀆一曰天豕主武庫尤于文學無與矣所以訛者林靈素以東坡爲奎宿路史云蒼頡覲奎星圜曲之形而造字大槩奎星主文之說自宋始耳

張騫乘槎之訛

杜詩乘槎消息近無處問張騫此沿世俗所傳張騫乘槎事也然宋之問詩云還將織女支機石重訪成都賣卜人是明用荆楚歲時記織女教問嚴君平事矣獨不知君平爲王莽時人張騫乃武帝時人相去將及百年乎

郢曲之訛

今人稱曲之高者曰郢曲此誤也宋玉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則歌者非郢人也又曰下里巴人國中屬和者數千人陽春白雪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則和者不過數人是郢之人能和下曲而不能和妙曲也以其所不能者名其俗不亦訛乎

竹箭之訛

沈存中曰古云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焉竹自竹箭自箭葢二物也今采竹以爲矢混而一之誤矣

奚斯作魯頌之訛

魯頌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葢言奚斯作廟非作頌也王延壽靈光殿賦云奚斯頌僖歌其露寢惧矣顏師古

皆駁正之

流離之訛瑣尾之訛

毛詩流離之子鄭註流離鳥名也今訛以爲離散之詞猶之狠狽獸名也今訛以爲困頓之詞瑣尾二字鄭箋美好也今亦訛爲困頓之詞

盤庚改國號之訛

書稱盤庚遷于殷不聞改國號曰殷也司馬貞史記索隱云契始封商盤庚遷殷遂爲天下號亦云天下稱之猶之魏都梁稱梁王韓都鄭稱鄭王云爾非云盤庚自稱也竹書夏帝芒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國號稱殷孔甲九年殷侯復歸于商邱又稱商非至盤庚才稱殷也

惟金履祥通鑑竟直書盤庚改國號曰殷悞矣武丁在盤庚三傳以後作說命尙曰有商商頌那烈祖長發俱稱商武王伐紂必曰商王受曰商郊曰來自商父師之命亦曰商其有灾商其淪喪俱不稱殷也其見于詩者曰自彼殷商曰咨女殷商則將二字雙言之猶言蜀漢云爾其非盤庚改號也明矣或曰盤庚中篇有殷降大虐之詞何也曰爾雅殷中也承古我前后而言孔傳作殷家解蔡沈註非之是矣

末下鹽豉之訛

陸機云千里蒪羹末下鹽豉末下者地名也故舉食物以答人之問東坡詩肯將鹽豉下蒪羹是以末下爲未

下也悞矣嚴道甫曰千里湖名即石臼湖末下即秣陵也楊誠齋向人乞配鹽菽人不解乃撿禮部韵畧豉下注云配鹽幽菽也見說文

商金銀之訛

今骨董家銅器有鑲金銀者號稱商金商銀商之爲言鑄也鄭箋所謂鑄金飾貌是也乃嵌鑲之義

黃花之訛

張翰詩黃花若散金菜花也故通首皆言春景宋真宗出此題而舉子悞以爲菊乃被黜

古人自序家世之訛

揚子雲自序以晉之食采于揚者爲氏因以爲宗謂揚

侯以晉六卿之偪故逃于楚與左氏遂滅羊舌氏之說不合故顏監譏其乖謬魏收自序魏無知傳子均均子恢恢子彥彥子歆歆子悅是悅乃無知五世孫也而云李孝伯以女妻之孝伯在太武之世隔漢初五百餘年矣天下豈有以百年爲一世者乎白居易自序以春秋白公勝爲祖以白乙丙爲宗不知考左氏白乙丙乃魯僖公時人白公勝乃魯哀公時人相隔二百年矣豈有宗乃在前祖反生後者乎班孟堅遠引鬭穀於菟沈休文遠引實沈臺駘恐與熊安生之認熊光郭崇韜之哭子儀均不免于附會

司業之誚

業者栒虡也大板也學中不奏樂則司業之名悞矣近世給事中不司官監司馬不掌兵太常寺不掌音樂皆此類也朱子居喪好讀書人譏之以爲大功廢業朱子曰業大板也廢業者謂不聽樂之謂非不讀書也

量移之訛

唐人遠方遇赦得改近地號曰量移白香山詩曰一旦失恩先左降三年隨例未量移開元二十七年大赦天下左降官量移近處今以稱陞遷悞矣

唐人詩用昭陽之訛

唐耿緯長門怨云闇道昭陽宴楊衡云望斷昭陽信不來劉媛云愁心和雨到昭陽按昭陽爲成帝時趙氏姊

妹所居與武帝之陳后長門無涉

今人稱太翁之訛

太翁者曾孫稱祖之名南史齊高帝鑷白鬚昭業五歲侍側問我誰也曰太翁帝曰安有爲人作曾祖而猶鑷白者乎今人稱人父爲太翁誤矣

今人稱三教之訛

白虎通王者設三教何也將欲反正道也三正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授夏尚忠其失野救野以敬殷尚質其失鬼救之以文周尚文文失薄救之以忠此三教也今以儒釋道爲三教悞矣

稱壻爲布袋之訛

今俗稱女壻爲布袋按孫氏日抄云宋馮布贅于外舅孫慶家孫家有事輒曰令布代之俗遂訛壻爲布袋

子貴稱封君之訛

史記平準書封君皆仰首仰給又令封君以下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易林多獲得福富于封君此皆謂身有封邑之君若公侯是也今以子貴應受封而稱悞矣

短褐之訛

史記秦本紀寒者利短褐貢禹傳短褐不完玉篇短音豎敝衣襦也今通言短褐悞矣然楊子方言襜褕自關而西其短者謂之裋褐則言裋褐未爲不可

星士稱算命之訛

漢書律歷志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書曰先其算命師古注云逸書也言王者先立算數以命百事也今以星士推年庚爲算命悞矣

火頭之訛

南史何承天傳東方朔發憤于侏儒遂與火頭倉子稟賜不殊此火頭指執炊者而言俗稱失火之家爲火頭悞矣

堪輿之訛

漢書藝文志有堪輿金匱十四卷揚雄甘泉賦屬堪輿以壁壘注云堪輿天地總名也又引淮南子許愼注曰

堪天道也輿地道也周禮疏引堪輿經黃帝問天老事似言歷象之書史記日者傳以堪輿爲占家之一是堪輿非形家言也今稱看地理者曰堪輿悞矣

刑天之譌

山海經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乃以乳爲目而舞干戚按顏師古等慈寺碑云念刑夭之魂久淪長夜是夭字非天字

入國見小君之譌

朱子註子見南子云大夫入于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此說並無證據穀梁曰禮大夫不見夫人儀禮大夫聘于同姓之國[illegible]盬皆非見小君禮也

惟左氏莊公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此見小君之禮然亦只言本國大夫耳

西京無太學之訛

晉灼曰西京無太學吳仁傑曰太學始于元朔二年儒林傳詔太常置博士弟子董仲舒對策願興太學以養天下之士文翁傳武帝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鮑宣傳宣坐閉拒使者下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旛太學爲訟其寃安得云西京無太學余按荀悅漢記亦云武帝始建太學成帝時或言孔子布衣養弟子三千人今天子太學何乃不如布衣是亦西京有太學之證晉灼所云因漢時習射者多詣曲臺行禮故疑有曲臺而無

太學耳

程嬰匿趙孤之訛

洪容齋隨筆春秋成公八年書殺趙同趙括十年書晉景公卒相去僅二年史記乃有屠岸賈欲滅趙氏程嬰公孫杵臼共匿趙孤十五年景公復立趙氏之說以年世攷之則是景公卒後厲公立八年悼公又立五年矣其乖妄如是

趙註醜類之訛

孟子西子蒙不潔章註惡人醜類者趙氏必本是醜貌以形近而訛爲類

朝奉之訛

今新安人呼持錢人爲朝奉謾也宋太宗改唐朝議郎爲朝奉郎蘇魏公平生薦人最多惟孟安朝奉歲以雙井一瓮爲餉見宋稗類抄

內閣中書之訛

阮亭筆記曰唐宋以來中書省爲宰相之署今內閣中書舍人尚沿古中書舍人之舊名官銜應稱中書舍人每見鄉會試錄列銜止云內閣中書則是以古署名爲官稱矣

叅官之訛

俗以劾官爲叅官按玉篇叅相謁也故國策曰臣之義不叅拜是也又韵會三相叅爲叅伍相伍爲伍故左傳

自叅以上周禮設其參皆謂三相參也官名叅事叅謀叅知政事皆此義也因古人刼去一官必相參謀而後刼之今遂去一刼字單用叅字誤矣以三相叅爲叅而曰特叅則又誤中之誤矣

三多稱祝之誤

莊子天地篇華封人祝堯曰使聖人富使聖人壽使聖人多男無三多之文堯辭之則曰多富多事多壽名辱多男多累方有三多之文是三多非吉語也安得以之稱祝耶

弟子稱高足之誤

今人稱人弟子爲貴高足本世說新語鄭康成在馬融

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言融不能親教使高弟傳授之耳然顔師古注高祖本紀云凡乘傳者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是高足二字在漢時以名馬而竟以之稱弟子世說先誤矣

印章稱圖書之訛

都穆聽雨記談云前代有某氏圖書之記葢以識圖書書籍也今刻私印亦曰圖書悞矣金天會三年得宋內府圖書之印疑後人悞稱私印而以為圖書之始王制圭璧金璋正義云皇氏以為用金為印璋今人只作章字

哀詞非可用之于平輩

晉摯仲洽曰凡作哀詞者皆施于童殤夭折不以壽終之人非平交所可用況尊長乎

左氏萬者二人之訛

周林汲太史云左氏昭二十五年萬者二人當作二八魯自隱公考仲子之宮始用六羽其羣公之廟必皆用六佾可知季氏卿也舞用四佾今又取襄廟四佾而爲佾故惟有二八在鄭賂晉悼公女樂二八而悼公分一人以賜魏絳秦之遺戎王亦以女樂二八是知樂不分雅俗皆以八人爲佾也

左氏賦一鼓鐵之訛

鐵當作鍾鍾鼓皆量名一乃齊壹之義毀其不齊者更鑄以給焉又取其餘以爲鑄刑鼎之用也古人鑄鼎用銅不用鐵杜氏乃云鼓爲鼓橐之鼓凡鑄鐘鼎誰非鼓橐者耶此亦林汲太史之說

焦山周鼎西湖壽亭侯印靈谷寺景陽鐘之訛

予過焦山觀周鼎篆文軟弱綠沁浮黯信其必非三代物也相傳眞鼎被嚴世蕃取去而以贋者易之其信然歟西湖關帝廟壽亭侯印乃蟲損頭耳非印也四方中空爲古飾車之物今陝中出土者動以百計玉質粗惡價亦不貴不知何時何人僞刻壽亭侯印四字其上按容齋五筆叙壽亭侯印共有三處一得之于洞庭漁者

有一紐四環存荆門玉泉關廟中一得之于復州寶相院大樹下環背俱有文稱漢建安二十年壽亭侯印詔在藏庫一郡州守黃叔敖買一紐于郡人張氏其文正同而無系環容齋以爲皆僞物也漢壽乃蜀地名即以封雲長不應去漢字其大又比他漢印倍之可疑也宋之三印尚僞況湖廟物耶相傳金陵靈谷寺有景陽鐘予往視之書至正七年年號可發一笑

伯夷叩馬之訛

王荆公有伯夷論明王直有夷齊十辨皆痛駮叩馬之說最爲明快然皆以意斷非考實也余按呂氏春秋載伯夷就養于文王行至岐陽而文王歿武王使叔旦盟

膠鬲于四內使名公盟微子于共頭奉以桑林私以孟諸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于共頭之下夷齊聞而笑之乃餓于首陽此一段可証史記之非宋吳仁傑謂夷齊諫武王遷鼎非諫伐商引左氏臧僖伯之言爲証亦殊有理須知左傳呂覽俱在史記之前

賢昆玉之訛

梁史王銓與弟錫孝行齊名人曰銓錫二王金昆玉友昆指兄友指弟也今稱人兄弟曰賢昆玉似有脫誤

恭王妃通小吏牛金之訛

綱鑑有恭王妃通小吏牛金生元帝之說按晉書元帝紀初元石圖有牛繼馬後之說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

榼貯酒帝先飲佳者以鴆酒毒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綱鑑以通妃者即牛金悞矣此事涑水通鑑本不載載晉史贊中

曹娥傳婆娑神之訛

後漢書孝女曹娥傳云娥父曹盱爲巫祝五月五日于縣江迎婆娑神溺死云云按邯鄲淳曹娥碑文盱能撫節安歌婆娑樂神以漢安二年五月迎伍君逆濤而上爲水所淹云云是盱所迎之神爲伍君其曰婆娑樂神婆娑舞貌也范氏乃以婆娑爲神號豈不異歟邯鄲氏碑文在范史之前范氏想亦據碑作史特未審諦耳此一條周靑原舍人所言

孝女叔先雄之訛

後漢書孝女叔先雄姓名俱誤按常璩華陽國志稱先尼和之女絡句符縣名人又曰淑媛則有吳幾先絡等水經注引益部耆舊傳蜀中諺曰符有先絡僰道有張帛蓋此女姓先名絡也何義門謂女而名雄無義也蓋絡與雒相似雄乃雒之訛也范史稱叔先雄始沿于寶搜神記之誤按搜神記稱犍爲叔先泥和其女雄以叔先爲複姓廣韻注遂謂叔先複姓皆沿誤耳又按常氏所稱符縣即今合江縣常氏以趙魏先周爲江陽著姓四川志合江有先氏嚴爲唐時神童先汪讀書處蜀中未有叔先複姓之人也困學紀聞以叔先雄爲光終光

與先相似緣與絡相似亦係先絡之訛此一條吳公省

欽督學蜀中所記

嬸母非世母

禮期喪章明言世父母叔父母世父母者伯父伯母也叔父母者叔父叔母也匡謬正俗以嬸爲世母之切音何也

別字非古

別字乃可有可無之稱黃東發言史衛王子弟與趙制直子弟循徉東園無可矯作乃制造雲麓十洲等字以自夸皆紈袴習氣不可爲訓今并其某菴某齋而再易爲某翁某老則尤悖矣襍記附于殤稱陽童某甫此死

者不祥之稱妻西溟答馮元公書亦言之甚詳

細君非妻

方朔傳有歸遺細君之說至今人以爲妻之通稱按顏注細君方朔妻名西域傳漢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烏孫又東樊崇字細君又光武時劉植弟亦名歆字細君

夭非童殤

古者死非正命皆謂之夭漢書龔勝七十九歲遭王莽之亂不食死老父來哭曰嗟哉龔生夭其天年宰孔議晉獻公曰君子失心鮮不夭昏養生經夭老語黃帝曰下壽八十不及此者皆謂之夭

羊后非羊祜女

世相傳晉惠帝后羊氏失節劉曜爲太傅羞按晉書羊后父羊元之並非祜也

伏獵侍郎似悞而非悞

李林甫寫伏臘爲伏獵人多笑之按風俗通云臘者獵也言獵禽以祭也則林甫不爲訛矣玉燭寶册云臘祭祖蜡祭百神

女媧非女

司馬貞註史記三王本紀云女媧以男子爲帝代伏羲而與非女也

今志書非古志書

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似乎志書所自起然古人稱志甚多而皆非若今之府志縣志也左氏張譚曰周志有之史駢曰吾聞前志有之季文子稱史佚之志鄭子皮稱仲虺之志此不過記言記事之書即孟子所謂於傳有之之傳耳班固漢書有地理志溝洫志爲史中一體與表傳分列此則今郡縣志書之濫觴

媵非妾

伊尹爲夏之媵臣左氏秦執井伯以媵秦穆姬藏氏鼠璞以爲媵者今之送親者也非妾也

提封非隄封

凡言提封者謂提舉封疆大數以爲率耳後人不曉誤提爲隄隄防之隄丁奚反今誤讀爲大奚反此說見顏師古匡謬正俗

繼室非繼娶

古繼室非續娶乃側室之稱卽娣姪也長妾也若繼室爲續娶則魯隱公當立之至矣齊景公使晏子請繼室于晉以爲續娶然少姜在晉本非夫人但有寵耳猶之側室乃嫡子以外之衆子雖嫡母所生亦側室也故師服曰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

紫荷非荷苞

紫荷者以紫爲袷囊服外加于左肩周遷云是周公負

成王之服一名契囊見張晏註丙吉傳宋書禮志朝服肩上有紫生袷囊綴之朝服外呼曰紫荷以盛奏章是紫荷非今荷包矣惟三國志所云曹操好佩小鞶囊及手巾細物文獻通考云漢世著鞶囊者側在腰間謂之旁囊此則今之荷包矣宋吳舍人謝啟云紅藥翻階紫荷持槖劉儁明詩曰西清寓直荷為槖左蜀宣風繡作衣皆用南史劉杳傳事而與荷包無涉

厠非溷

漢書註厠為溷程氏演繁露以為在兩物之間名厠漢文帝居霸上臨厠使愼夫人鼓瑟韋昭曰高岸夾水為厠故豫讓報仇入襄子之厠賈姬如厠皆非溷也

世婦非妃

魏了翁古今考稱二十七世婦者乃先世御女之老而無子者命之在宮中掌事不在進御之列九嬪九御五日一見王后無夕不見五日一洗沐則一嬪與其御進四十九日而九嬪九御見畢其說似與康成異又李氏禳記云士大夫之婦未受命曰內子既受命曰世婦

冠鷸非鳥

顏師古匡謬正俗云逸禮記知天者冠鷸鷸鳥知天雨鄭子華好聚鷸冠蓋喜觀天文而聚術士也故誘而殺之非左氏所云服之不衷也後漢輿服志云知天者冠述述通天冠前展筩也鷸音聿亦有述音

牛衣非牛

王章與妻臥牛衣中牛衣師古註以亂麻爲之號龍具非牛皮也

羊車非羊

鄭註周禮羊車善車也若今定張車非羊所牽也大車爲栢車小車爲羊車然晉宮人以鹽汁洒地竹葉引羊則明是羊所駕之車矣隋書禮儀志煬帝置羊車小吏駕果下馬其小如羊是又以馬爲羊也晉羊琇乘羊車爲司隸劉毅所劾

楚歌非楚

如淳註楚歌雞鳴歌也非楚人所歌也然高帝謂戚夫

人若爲吾楚歌吾爲若楚舞明是楚人之歌矣

阿堵非錢寧馨非佳軒渠非笑

王衍不名錢謂妻曰將去阿堵阿堵者猶云這物也山濤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寧馨者猶云那樣也薊子訓傳兒見父母軒渠笑悦欲往就之軒渠者開懷暢適之態非笑也今人皆悞用

龍陽君鄭櫻桃俱非男寵

國策鮑註龍陽君幸臣也吳師道正之曰是幸姬非幸臣也前魚者即易經宮人貫魚之義魏王令曰敢進美人者族幸臣無進理美人之稱非幸姬而何不得以楚之安陵爲比崔鴻十六國春秋半襲晉書載記中語獨

鄭櫻桃則云是鄭世達家女姬石虎惑之有專房之寵與載記云櫻桃是男寵不合

隨非走色絲非絕導非導官之導

隋文帝惡隨字爲走故改爲隋不知隨字從辵辵安步改隋字隋乃裂肉也自取不祥蔡邕以色絲爲絕不知絕字系旁爲刀刀下爲巴音節非色也顏之推笑許純儒解導字爲禾則相如封禪文導一莖六穗于庖下當云麟雙觡共抵之獸不成文義故之推解導爲導官之導作擇字解不知此亦非也相如之意如許氏說以云禾卯則有一莖六穗于庖矣以言犧耶則有雙觡共抵之獸矣徐楚金說文繫傳解之最明

莫愁非女

宋曾三異云莫愁乃古男子神仙隱逸者流非女子也見劉向列仙傳楚之石城有莫愁石象男子衣冠甚偉

一金非一兩

今人以一金爲一兩非也按國策公孫閈使人操十金卜于市高誘註二十兩爲一金臣瓚曰秦以一鎰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

一疋非一端

今人以一疋爲一端悞矣按左氏註幣二端爲一兩二兩爲一疋曾子問注丈八尺爲一端周禮媒氏入幣純帛毋過五兩註五兩十端也所云兩者取匹偶之義

南向非尊

古人以東向為尊鴻門宴項王東向坐亞父南向坐郭隗謂燕昭王曰今王將東向坐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廁役之才至田蚡以為漢相尊自坐東向而令其兄坐南向韓信得廣武君令東向坐而已西向事之至于南向者是聽治則然非以為尊故孔子廟像漢晉皆東向開元二十七年始遷神于南面宋程師孟使遼遼主命席迎者南向涿州官西向使師孟東向師孟以為卑力爭之自日中以至于夕悞矣

冕非服

鄭注祖冕以布廣一寸從頂而前交于額又向後繞于

髻也程氏演繁露以爲免者解除之義吉冠也㮊卽免冠之免曲禮曰冠毋免勞毋袒正是袒免之義又記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男子免而婦人髽是始死未成喪之服哀踊則必袒袒則必免非别有免之制也

王嬙非名

王嬙嬙官也嬪妃之稱非昭君之名見辨古錄

妲巳非名

匡謬正俗云妲者妃號也巳者干支甲乙之稱稱巳者當是妃位第六人也

孫臏衛鞅非名

臏刖刑也孫子爲龐涓所刑因以爲名輒兩足不能相過也齊謂之綦衛謂之輒見穀梁衛輒乃靈公之兄左傳作縶非出公輒也

丁外人非名

漢書丁外人外人者蓋公主所私之外夫猶云高帝外婦是也非其名也

笙歌非樂

魏書禮志曰徒歌曰謠徒吹曰和比音而樂之及于干戚羽毛謂之樂然則素琴以示終笙歌以告哀不可謂之樂也宋王黼傳遭欽聖之喪猶名樂妓舞而不歌號曰啞樂尤悖

自號愚魯拙鈍之非

元儒劉因曰近世士大夫好以愚拙魯鈍人所不足之詞以自號彼其人非眞有是也亦非謙也彼蓋持老氏之說以爲天下古今必如是而後可以無營而近道則擇而取之要亦歸于自利而已先生此說刺許魯齋也

阿奴非周謨小字

晉書列女傳周嵩謂母曰伯仁志大才短非自全之道惟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小字也按周顗傳弟嵩醉以燭投嵩嵩不以爲忤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夫嵩謂謨爲阿奴顗謂嵩亦云阿奴豈有二人共一小字之理蓋阿奴者尊長呼卑幼愛憐之詞也齊高帝

臨崩執鬱林王手曰阿奴若憶翁當好作又鬱林王將殺楊珉之謂何妃曰阿奴暫去又麥鐵杖將度遼謂其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云云皆以尊臨卑泛稱男女非周漢小字也

以貲作官非捐納

司馬相如以貲為郎顏師古註以家貲多得拜為郎非取其貲而予以郎也張釋之以貲為騎郎如淳曰漢注貲五百萬得為常侍郎非取其五百萬而予以騎郎也韓絳頗曰司馬相如入貲為郎自是入貲而後予官非上之人因其家貲多而懸空拜為郎也設如顏師古所註則相如同時之卓王孫及茂陵三輔諸富人家貲百

爲過于相如者多矣不聞漢廷授之一秩一官者何耶而卜式之流亦何待入貲助邊而後問其肯爲官耶要之詔民入粟拜爵漢文十二年春三月已著爲令矣司馬相如之入貲自是遵例捐納如淳所註恐亦支離

百姓非黎民

堯典平章百姓古注百姓百官族姓也下云黎民於變乃是民耳黃帝之子得姓者才十三人黎民安得有姓乎

呂翁非呂洞賓

王弇州云眞仙通鑑純陽傳不當入盧生事盧生所遇呂翁開元間事純陽尚未生也按宋史陳摶傳關西人

呂洞賓有劍術百歲童顏厲氏宋詩紀事考是唐德宗朝呂渭之孫咸通中舉進士不第值黃巢亂隱居終南山時至陳摶之室引避暑錄蒙齋筆談諸書爲據然則洞賓與盧生所遇之呂翁相隔百餘年矣

司命非竈神

道家稱竈神爲東厨司命此謬也按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諸侯五祀其一曰司命康成以爲小神居人閒司察小過作譴告者漢制掌之荆巫應劭云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置篋中居則作小屋祠以春秋之月屈平作九歌分而爲二有少司命大司命之稱其非竈神明矣竈神始見周禮注顓頊氏有子曰黎祀爲竈神

隨園隨筆卷十九

錢塘袁枚子才

存疑類

歐公疑繫詞

歐公疑繫詞非聖人所作自知其說之忤衆故同時得一廖稱所見相合喜不自禁酌中志載劉若愚稱先師陳矩有遺書一卷說周公作繫詞始于孔穎達其實文王作之與周公無涉也所見亦奇

王栢疑三百篇

元儒王栢疑三百篇爲後人僞作非三代以上之詩宋大中年博士沈朗進新毛詩四章表云關雎言后妃不

可爲三百之首故别選堯舜詩二章取虞人箴爲禹詩文王篇爲文王詩是翻孔子之案也而朝廷嘉之可發一笑唐劉迅作六說繼六經取漢詔以擬尙書取房中歌臨春樂以擬雅取白頭吟巴渝歌以擬風

王伯厚疑尸

祭之有尸散見于毛詩三禮者不一而足獨王伯厚以爲尸乃夷禮也引隋書蠻夷傳巴梁閒以尸祭爲証

鄭夾漈疑謚

謚之有美惡左氏載楚共王臨死而請楚成王勿聽而爭孟子言雖孝子慈孫百世勿能改獨鄭夾漈以爲凡謚皆美詞也名且諱之而寧忍揭其惡乎靈之爲言昭

也屑之爲言武也幽之爲言傷也皆美詞也引子淵而屑爲証

經傳二疑

羅氏識遺駁戴禮夢齡之說曰文王十三而生伯邑考若以與三之說計之當是四歲生武王斷無此理洪容齋駁衛宣公殺伋之說曰宣公立于魯隱四年卒于桓十二年在位才十九年耳子伋娶婦年當十五六娶而奪之生壽及朔不過十歲以下兒焉能竊旌越境以代兄死耶

楊妃洗兒錢之疑

楊妃私祿山洗兒錢之說渐好唐書所無通鑑采唐人

小說以入通鑑殊爲可笑余前已辨之詳矣後閱李義山西郊百韵詩有皇子棄不乳椒房抱羌渾之句天寶中進士鄭嵎津陽門詩亦有祿兒此日侍御側繡羽褓衣日屓贔之語豈當時天下人怨毒楊氏故有此語耶

孔子夫人亓官氏之疑

闕里志孔子夫人亓官氏相傳久矣獨韓勅禮器碑以爲亓官氏未知何所据

金海陵疑配天

大金國志太常寺卿翟永固將廟祭請海陵始祖之號語以配天海陵怒曰至尊莫如天而以祖配之祖有神靈其心安乎杖永固二十金史太常卿翟永固出試題

尊祖配天賦海陵曰我祖嘗曰在位祭天拜乎曰拜豈有生則下拜死而同體配食者乎曰古有之口然則桀紂所爲亦欲我爲耶杖之二十

喪三十六月之疑

毛西河以三年之喪爲三十六月作議數千言殊乖禮經二十五月而畢之義然漢書翟方進傳方進自以漢相不敢違朝廷法故以日易月而以三十六日易服似當時原有此說春秋魯宣公時新宮災在甍後二十九月而其主猶在寢可見不止二十七月也曾文公三年作僖公主公羊註言文公欲亂聖人之制服三十六月是春秋時早有三十六月之說唐張柬之傳有駁王元

歐三十六月識一篇言之雖詳而終有可疑

婦人無主之疑

方望溪立祠堂祖有主妣無主或問其故先生曰主本乎尸喪祭婦人有尸吉祭婦人無尸既無尸安得有主古禮士有重無主而況婦人乎余見是齋日記亦有此說引据甚詳然徐氏讀禮通考竟未載入大抵詩立姜嫄之廟春秋考仲子之宫皆特立婦人之廟自當有主非特立者其有祖父主者祖母及母即祔于祖父之主後也

唐明皇不善終之疑

新舊唐書通鑑載明皇善終並無他說惟王銍默記載

晏殊守長安有村民弟兄安姓者素事一玉髑髏分居時析為四片晏公取觀額骨皆玉也問可得于華州蒲陵泰陵乎曰然公與僚屬言唐人小說載元宗遷西內李輔國遣刺客擊太上皇腦作磬聲太上皇曰我固知命盡汝手然葉法善勸我服玉玉丹在腦爾善取之遂崩孫光憲續通錄云明皇將崩云上帝命我作孔昇真人語畢赫然有聲視之崩矣

鼻亭之疑

柳子厚作毀鼻亭記明象之不當祀也王陽明作靈博山象祠記明象之當祀也按靈博山在今貴州非象所封地孟子所云有庳即今湖廣永州府之零陵縣其險

惡非人所居舜罪四凶流竄皆在中國何獨象而封之極遠之地當時舜都安邑離零陵四千餘里焉得常常而見源源而來耶惟史記注引括地志曰帝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曰鼻亭神此爲近之

梁灝少年中狀元之疑

俗傳梁灝八十登科有龍頭屬老成七言詩一首黃氏日抄朝野雜記俱駁正之以爲灝中狀元時年才二十六耳余按宋史灝本傳雍熙二年舉進士賜進士甲科解褐大名府觀察推官景德元年卒年九十二雍熙至景德相隔只十餘年而灝詩已九十二則八十登科之說未爲無因

李易安改節之疑

盧雅雨重刊金石錄序曰李清照字易安婦人之能文者相傳以爲德夫之殁易安更嫁至有桑榆晚景駔儈下材之言貽世譏笑余以是書所作跋語攷之而知其決無是也德夫殁時易安年四十六矣遭時多難流離往來具有蹤蹟又六年始爲是書作跋是時年已五十有二匪夏姬之三少等季隗之就木以如是之年而猶嫁嫁而猶望其才地之美和好之情亦如德夫昔日至大失所望而後悔之又不肯飲恨自悼輙諜諜然形諸簡牘此常人所不肯爲而謂易安之明達爲之乎觀其洊經喪亂猶復愛惜一二不全卷軸如護頭目如見故

人其惓惓德夫不忘若是安有一旦忍相背負之理此子輿氏所謂好事者爲之或造謗如碧雲騢之類其又可信乎易安父李文叔卽撰洛陽名園記者文叔之妻王拱辰孫女亦善文其家世若此尤不應爾余因刊是書而並爲正之毋令後千載下易安猶蒙惡聲也

建文遜國之疑

建文出遁一事錢虞山有十必無之辨朱竹垞有十三不足信之說其他則李映碧潘稼堂及明史稿例議皆就致身錄所載駁辨無遺似已論定矣獨黃石牧太史云虞山據史鑑乞吳文定寬所撰其曾祖彬墓表以駁致身錄因以駁從亡記謂鑑當成化間禁少弛尙何諱

而沒其實而二書乃出于萬歷時決爲僞書按成化距永樂末五十五年未弛禁也鑑以處士而乞朝臣之文表其祖墓有剟殘者鑑或諱之寬或削之猶夫虞山所謂僧溥洽懺詛長陵爲建文薙髮而楊士奇爲塔銘削而不書也又百有十餘年至神宗萬歷十二年始釋建文忠臣親戚謫戍者二十三年始詔復建文年號朝事附國史太祖本紀後而於是諸書乃敢出秦皇焚書漢至惠帝四年始除挾書禁至武帝時而獻書者始出亦曰皆僞也何不出于秦季漢初耶又嘗考列朝閏集載溥洽事引鄭曉言長陵聞洽懺詛薙髮事怒而囚之十餘年因道衍言得釋且曰遜國之事國史實錄削而不

書觀洽公下獄之故則金川門夜遁之迹于是益彰明較著無可疑矣秀水據實錄以盡廢諸書即鐵氏二女詩錢謂沈愚朱謂范寬其援据亦不一處公羊言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傳疑則可削之則不可沈冠雲書吳江縣志亦言史仲彬後人爭言其祖入仕從亾之非僞引明紀綱目惠帝出亾不知所終等語爲據余于此事論而不議可也

宣德有建文之子之疑

傳信錄云建文妃張氏有孕宮中仁宗爲太子時納之遂生宣德王弇州集中亦言及之而但云不可信耳余謂此等議論生于人心之有憾猶云元順帝爲瀛國公

子宋高宗爲錢鏐後身也

銀瓶小姐之疑

湖壖雜記銀瓶小姐者岳武穆季女也武穆被難女年十五欲親叩閽上書爲邏卒所攔遂抱銀瓶投井而死至今杭州父老猶常常道之按金佗粹編武穆有女安娘嫁高祚補承信郎岳雲女大娘岳雷女三娘俱俟嫁日其夫補進武校尉此孝宗雪冤恩詔也何以有如此孝烈之女不蒙襃旌耶

柔福帝姬之疑

四朝聞見錄柔福帝姬徽宗女也建炎四年自金逃歸自言于上上憐之遂以高士㒟尚主及韋太后北方歸

持上袂泣未已遽曰哥被番人笑柔福已死久矣上以太后之命置姬于理獄具斬于東市柔福自聞太后將還即以病告常以尼師自隨或謂此尼曾事帝姬故備知時昔且能呼帝小字也北盟會編韓世清敗劉忠于蘄州得一女子自稱柔福帝姬小名環環古杭雜錄則云封福國公主下降高世榮資粧一萬八千緡初宮人疑其足大則顰蹙曰爲金人驅逐跣行萬里故耳汪龍溪行制詞云彭城方急魯元常困于面馳江左既興蓋壽宜充于禁臠後付詔獄乃一女巫爲宮婢所教也諸書所載大同小異皆以爲僞獨瑣碎錄云柔福實係公主逃歸韋太后惡其言虜中隱事故急命誅之耳

文中子之疑

今所傳文中子爲王通撰唐初名臣俱出其門揮麈錄乃云乃唐人王逸所僞托故新舊書幷無其人

正史之疑

夢溪筆談言韓魏公子孫作家傳序太后臨朝事多失實周密齊東野語辨趙師舉之學犬吠媚侂胄乃鄭斗所造報提武學生之憤也

屈原沉湘之疑

黃石牧太史云屈子未必沉水死也其文曰吾將從彭咸之所居又曰願依彭咸之遺則又曰寧赴湘流葬于江魚之腹中皆憤怨之寓言非實事也太史公因賈生

一弔遂信爲眞不知宋玉親受業其門而招魂之作上天下地東西南北無所不招而獨不及于水何耶惟亂曰湛湛江水兮上有楓魂兮歸來哀江南則其善終于汨羅可知也若楚詞註謂招魂作于屈子生時則豫凶非禮宋玉不應詛其師矣

韓昶金銀車之疑

世傳韓昶不學悞以金根車爲金銀車按昶六七歲時出言成文不同他人所爲張籍奇之及年十一二慕樊宗師之文遂效其所爲宗師奇其文中字或有出于經史之外者讀不能通稍長愛進士及第見進士所爲文與樊不同乃改爲之遂以二十五歲及第爲襄州別駕

自作墓志銘其自負文學如此安得有不識根字之理昶个字符付文公有符讀書城南詩郎昶也載墓志中

青冢之疑

昭君青冢之說亦殊不一范史南匈奴傳載昭君入宮數年不得見御積悲怨因單于來求女乃請掖庭令求行與匈奴生二子而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勅令從俗復爲後單于閼氏與西京雜記毛延壽畫昭君索賂之說不符前漢書匈奴傳亦云單于長子雕陶莫皋立復妻昭君生三子郎王莽所招入侍者是也立雕陶時兩閼支相讓有一家共子之說亦稱其賢不稱其節也惟琴操言昭君爲齊國王穰之

女端正閒麗足不窺門年十七進于宮未及見御會欲賜單于美人嬙越席請往後不肯妻其子吞藥自殺初潭集亦載之前半與范史相合而吞藥之說又與范史不符歸州圖經稱胡中多白草王昭君冢獨青今有人過其地者云亦不甚驗也

女嬃之疑

施愚山矩齋雜記極辨女嬃二字以爲屈原姊者訛也天有嬃女星主管布帛嫁娶人間使女謂之嬃女嬃者有急則嬃之義故易曰歸妹以嬃呂后妹名嬃亦此義也屈所云云正從上文美人生端謂下賤之人見美人遂嫉而詬厲之志耳以女嬃爲原姊者誤也余按賈侍中

云楚人呼姊曰嬃水經注引袁崧曰秭歸縣在歸州因屈原之姊聞弟放逐來歸而名故一名歸鄉廣韵載之高唐賦亦有姊歸思婦之句愚山不攷何耶

比干墓之疑

墨莊漫錄賈朝孺于鳳翔府破商比干墓得銅盤及古玉數十片上之道君皇帝以爲忠賢之墓不可搖乃退還其盤留玉于庫劉延仲言比干墓在衞州西山不在鳳翔且比干剖心而死又安得有銅玉之葬予以爲當是何比干之墓耳比干漢時人從鼂錯受經者雖無本傳而積德行善有符冊之祥見後漢書何敞注或因盤銘有比干二字因而相混歟

比干後爲林姓之疑

宣德間金陵楊信民有姓源珠璣一書謂比干爲紂所殺其子堅逃長林之山遂以爲氏唐林寶撰元和姓纂遂因之以比干爲祖李肇國史補載寶姓名宋史藝文志亦臚舉其事引姓苑姓史諸書惟鄭夾漈獨以爲古人受姓無此義也

石鼓疑秦文公物

世傳石鼓文爲周成王物又傳爲周宣王物又傳爲北周宇文泰物獨程綿莊以爲秦文公作也文公十六年敗西戎以兵七百人東獵自西垂營邑于汧渭之間其風有小戎之詩唐人言石鼓在陳倉野中陳倉在漢屬

右扶風正文公所得隸寶之地其文曰公爲天子是次公爲諸侯之詞無疑字近大篆亦合史籀所作東周之字余按程說亦本鄭夾漈秦權秦斤之証獨吾鄉汪師韓太史篤信馬子卿之說以爲必是後周無疑曰武帝建德二年二月詔皇太子贇西巡太子于岐州獲二白鹿以獻今考九鼓中稱鹿者四有一章而兩言之者內稱鰋鯉楊柳霝雨舫舟皆春景非冬狩若其稱天子又稱嗣王者當是大象元二年天臺侍從之臣追紀其瑞而刻之似以天子稱武帝以嗣主稱宣帝然宣帝每自稱爲天則當時又未必稱以嗣王也文蓋以天子稱宣帝以嗣王稱靜帝雖宣帝即位即傳位與太子衍稱不

稱太上皇而自稱天元皇帝是以文內天子嗣王連言之猶之周書宣帝紀內帝與皇帝連及也此數言專粗馮氏而所見亦新故附存之

瘞鶴銘疑皮日休所書

世傳瘞鶴銘爲陶貞白書又傳爲顧況書獨程南耕以爲皮日休書也云瘞鶴銘上皇山樵下增入逸少書三字乃依陳氏王西堂帖而僞作原文無此三字按皮日休先字逸少後字襲美見北夢瑣言有悼鶴詩云却向人間葬令威此瘞鶴之証也又自序其詩云華亭鶴聞之舊矣今來吳以錢半千得鶴一隻養經歲而卒悼以詩陸魯望和云更向芝田爲刻銘此瘞銘之証也襲美

爲唐咸通八年進士崔璞守蘇辟爲軍事判官自敘以九年從北固至姑蘇咸通十二年壬辰僖宗乾符元年甲午襲美正在吳中集內與茅山廣文南陽博士詩皆不書姓字魯望有寄華陽山人詩與石刻華陽眞逸上皇山樵丹陽仙尉江陰眞宰諸稱謂相似故疑此銘爲日休所作

夏璜之疑

今骨董古器多冒名之物左氏祝鮀數魯之分器有夏后氏之璜是夏璜已在魯矣哀十四年宋向魋出奔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豈夏后有二璜乎非冒名而何此柳子厚鐵鑪志所自作歟

慶忌之疑

余得古玉印一方上刻成慶忌三字沁色鮮明刀法古勁考史竟無其人漢書廣川王傳王好勇衣服學爲成慶式虜人刺太子建成詩曰衣冠飾成慶玉帛禮專諸是成慶誠勇士也然慶字下少一忌字史記范雎曰成荆王慶忌之勇又似成荆王慶忌並非一人至儒林傳之閭門慶忌則又一人矣左氏哀公二十年吳公子慶忌以驟諫而殺是夫差之賢公子也安得有要離之事今蘇州有慶忌塔無銘有慶忌冢未知孰爲公子埋骨處余嘗于稱水草之神名曰慶忌短衣小冠呼之可使千里寄書此又神而人名者矣不合有印

姚泓駱賓王黃巢諸人不死之疑

唐詩紀事云駱賓王不死徐敬業之難所題靈隱詩是遁後之作余按太平廣記載姚泓不死劉裕所斬于建康市者僞姚泓也唐人詩話言黃巢不死敗後爲僧洛陽橋題詩有閒椅欄杆看落暉之句何璘澧州志言闖賊不死逃澧州石門之夾山爲僧其墳尚在書奉天玉和尚之碑卒於康熙甲寅二月遺像鴟目蝸鼻惡不可言

長編二事

燭影斧聲事李燾長編直書之而不諱長編乃進呈孝宗請御製序文者何以直采野錄所言蓋玉斧畫雪云

云原並無太宗弒逆之說道士張守真奏天上玉鎖已開等語亦無甚關礙故也建隆遺事以秦王廷美爲太宗乳母王氏所生長編力辨其非以廷美與趙王廷俊同母母姓耿氏乃太宗親告宰相之言故紀聞以爲杜太后所生者亦非也

霍光張飛能文之疑

班史稱霍光不學無術故伊尹放太甲之事俱所不知乃西京雜記載光答學生兄弟書先引殷王祖甲云云下引許釐公一產二女楚唐勒一產二子事忽而博雅乃爾耶蜀志劉巴輕張飛大丈夫何暇與兵子語似飛惟啓無文矣乃涪陵有飛所作刁斗銘流江縣有飛所

詩題名石何耶前明張士環有詩云江上祠堂橫劍珥人間刁斗重鍛鈎

曾子固不能詩之疑

宋人多稱子固不能詩乃上元祥符寺宴集云紅雲燈火浮滄海碧水瑤臺淨遠空又享祀軍山廟歌土膏起兮流泉缺缺兮凡二百餘言俱不減作者

天星分野之疑

姜武孫駁天星分野之說曰天街者中與外之交也天之不詳內而畧外也明矣必若分界之說是天已盡于中國而中國以外之諸國竟棄之星辰以外也有是理哉且揚州在東而星紀則在北雍州在西而星紀則在

商凡此外乍可疑者不一而足

錢塘袁枚子才

原始類

今事古始

高承增有事物紀原一書房德懋有事始一書馮鑑之有續事始一書予俱嫌其疎漏嘗順筆補之鬻爵始于秦榷酤始于漢榷茶始于唐錢上有國號始于劉宋之孝建元年五服制度附書律上始于後唐天成二年長孔子後爲曲阜令始于後周廣順二年封孔子後爲衍聖公本劉貢父所奏始于宋政和二年去孔子王號稱至聖先師改塑像爲木主始于張孚敬見張璁本傳燒

紙錢始于開元二十六年王璵爲祠祭使者以紙錢代帛

留養始于北魏太和十二年詔罪人父母年老更無成人又無期親者仰案後列奏以待報

免遣改民運爲官運始于平江伯陳瑄

武官加提督始于陝西總兵李如松

畫像不始于句踐

事物紀原以畫像始于句踐鑄范蠡不知殷高宗夢傅說已有圖形以求之說矣

立碑

劉熙釋名以立碑始于王莽

衙門不始于侯景

能改齋漫錄言衙門二字始見于侯景傳不知袁紹亦公孫瓚鼓其衙門已見三國志矣

迎佛不始于漢明帝

通鑑以迎佛始于漢明按正字通引帝王世紀秦時西域沙門賓利房聘秦始皇囚之房竟飛去漢書武帝得西域祭天金人置甘泉禮拜皆佛之先聲又大事記以漢哀帝元壽元年月氏使者伊存口授弟子秦景浮圖經爲佛入中國之始拾遺記尸羅朝周穆王左耳出青龍右耳出白虎則更在前矣

用笏不始于宇文

通考以入朝用笏始于宇文按玉藻有史進象笏書思

對命之文似乎其來已久

從品官不始于宇文

通典以從品官始于宇文按漢官志有二千石比二千石之文所云比者即從品之義

郡縣不始于秦

左氏鄭伯請于楚莊王曰其俘諸江南夷于九縣趙簡子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薳啟疆曰其餘四十縣長轂四十大抵春秋時大國滅小國皆私置為郡縣不待始皇兼并後也

漕渠不始于蕭何

國策張儀說魏王粟糧漕庾不下十萬為漕字初見史

記秦攻匈奴飛芻挽粟起于黃腄琅琊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是漕粟不始于蕭何也再按夏后氏五十而貢既已有貢則荆揚雍豫九州之粟應無盡行陸運之理禹貢曰達曰浮曰亂逾漕之義想亦隱寓其中矣毛詩土國城漕又言至于漕亦漕字之見端而左傳秦輸晉粟命曰汎舟之役似亦漕之濫觴歟

輿圖不始于東漢

孔穎達疏周禮以爲司空郡國地圖始于東漢按史記正義曰天爲蓋地爲輿故地圖曰輿圖武帝元狩六年御史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依周大司徒建邦之土地之圖立齊燕廣陵諸郡淮南王諫伐越曰按其圖不過

寸許後光武亦披輿圖指示鄧禹

青苗錢不始于王安石

舊唐書代宗永泰二年五月稅青苗地錢十一月詔青苗地頭錢畝于多少三分取一隨處糴貨市輕貨以送上都納青苗錢于庫新唐書大歷元年詔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以國用急不及秋收苗青則征之號青苗錢此青苗之始也至宋李參爲淮南轉運使令民自度麥粟之嬴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廪有餘糧王安石知鄞縣倣而行之頗有成效後又引周官泉府輸息二十而五之說一歲之中兩輸息錢遂至流毒天下

十三經之名不始于前明

顧亭林日知錄謂十三經之名至明始立此說未是按莊子稱孔子翻十二經以說老聃是三代前已有十二經之說而未定何書至晁氏郡齋讀書志則載石室十三經之目疑其名因立于宋時也

還魂因果不始于佛法

前漢五行志女子趙春死六日而活見其亡父告以二十七歲不死其時尙無佛法已有還魂之說或云左氏晉獲秦諜殺之絳市七日而蘇亦此類矣至于因果報應之說左氏所載尤多

九品官不始于曹魏

通考以九品官始于曹魏按國語曰外官不過九品周禮有七命九命之文是數極于九自古已然官定九品非曹魏所創也古卿有上中下大夫士亦有上中下合而計之非九品乎

玉海不始于王伯厚

王伯厚著書名玉海南史張融集號玉海曰玉以表德海以崇善是玉海之名不始于王伯厚也梁武帝撰金海其書不傳

回文詩不始于蘇若蘭

詩苑類格謂回文詩始于竇滔妻蘇若蘭其實非也文心雕龍云回文所興則道原爲始傅咸有回文反覆詩

溫太眞有同文詩俱在竇滔之前

佩龜不始于唐

朝野僉載言紫金魚袋所以别通門籍之符武后改爲龜尊元武之義然考漢尹宙碑云龜銀之冑奕世載勛謝康樂詩有解龜牽絲之語然則金龜之佩不自有唐始矣

用銀不始于金哀宗

日知錄言用銀起于金哀宗古惟南蠻用銀宣德前御庫銀止萬計而已此說殊不確按唐書呂用之給楊行密曰用之有銀五萬定埋于所居克城之日願備麾下一醉之資五代史食貨志明昌二年天下見在金千二

百定銀五十五萬平代錄宋貢金銀數目至五千萬兩北盟會編金人括銀八千萬無蜂窩者不受元史完澤對仁宗云歲入之數銀十萬有奇耶律楚材傳回鶻以銀一百萬買天下鹽課又劉篤馬以銀五十萬買官廊務地皆在明宣德之前已用銀如是之多矣安有至宣德而內庫轉少之理惟唐憲宗元和三年詔禁采銀宋仁宗本紀言交廣以銀易緡錢此則寧人先生所本也先生又因左氏有錫之牛羊雞豕狗三百之語遂謂三代以前民不能殺一雞必白上制其死命亦可笑矣

起復不始于伯禽

後世服未闋而起復者多以伯禽居周公喪征徐戎為

詞蓋本子夏問金革之事無辟孔子答以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之語也按王伯厚云尚書王來自奄孔注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魯世家伯禽即位之後管蔡反淮夷徐戎並興于是伯禽伐之于肸作肸誓據此則伯禽征淮徐在周公未殁之前非居喪即戎也左傳殽之戰晉始墨若伯禽行之則晉不言始矣閻百詩云孔穎達疏禮記伯禽痛哭征徐居母喪也其時周公尚存

改元不始于漢文帝

人以改元始于漢文帝不知僞武成以虞芮質成之年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史記秦惠文君十四年更爲元

年竹書紀年魏惠王有後元年商書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祠於先王疑是湯崩不踰年而改元之証也余按改元之制古無一定唐虞終三年喪舜禹皆行之商踰年即位者因也然漢人亦不甚重之故列侯皆自稱元年功臣表稱平陽侯曹參元年諸侯王表稱楚王戊二十一年是侯王亦有改元之制不以為嫌也後世惑長生之說乃縮去其已往之年而為更新之號竟有以四字改元三字改元者如唐之天册萬歲魏之太平真君梁之中大通中大同是矣

筆不始于蒙恬

毛詩靜女篇彤管有煒是三代前有筆矣故孔子著春

秋筆則筆削則削

紙不始于蔡倫

蔡倫東漢宦官也飛燕傳有赫蹏卜紙之稱

射潮不始于錢鏐

漢索勱至樓蘭屯田水漫斷堤勱怒厲聲鳴鼓且戰且射水爲之平水經注載之甚詳

海運不始于元

杜詩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又曰吳門持粟帛泛海淩蓬萊是海運唐亦有之不始于元

長城不始于始皇

蘇代傳燕王曰齊有長城鉅防足以爲塞竹書紀年梁

惠成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爲長城蘇秦說魏襄王曰魏西有長城之界是長城之築不始于始皇也

纏足不始于李後主

婦人纏足墨莊漫錄以爲起于李後主窈娘楊升菴丹鉛錄引古樂府之新羅繡行纏足趺如春妍杜牧詩之鈿尺裁量減四分駁之以爲唐時已有矣輟耕錄亦云始乎五代余按漢隸釋漢武梁祠畫老萊之母曾子之妻履頭皆銳是証據之最古者然沈約宋書禮志男子履圓女子履方是又非銳之說矣大抵古女子行不露足漢夫人衣不曳地王莽妻亦然以爲美談可見古婦人衣皆曳地不露足也若纏足之事則在男子毛詩

芾令寫卜子夏小傳曰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箋云如
今行縢也行而纏足故曰行縢邪而纏之故名邪幅衛
褚師聲子韤而登席出公怒其無禮豈古人必赤足登
席乃謂之有禮乎蓋雖脫屨解韤而足上自有邪幅裹
之故也想婦人亦當如男子矣大抵婦人之步貴乎舒
遲毛詩月出皎兮佼人了兮舒窈糾兮毛傳窈遲也窈
糾舒之姿也張平子南都賦羅韈躡蹀而容與焦仲卿
詩足下躡絲履纖纖作細步既以緩行爲貴則纏束使
小在古容或有之故急就章靸鞮卬角褐韤巾師古註
靸韋履也頭深而銳平底俗名跣子鞮薄革小履也巾
者裹足巾若今裹足布漢書地理志趙女彈絃跕躧師

古詵躧與屣同小屐之無跟者也跕謂輕躡之也是數說者皆漸漸有以小為貴之義然唐白香山詩曰小頭鞋履窄衣裳天寶末年時世粧韓致光詩曰六寸膚圓光緻緻皆極言其小而終不言其弓可見潘妃之步金蓮花亦非弓也北史任城王楷刺并州斷婦人以新靴換故靴知男子婦人同一靴也郭若虛圖畫見聞記唐代宗令宮人穿紅錦靿靴楊妃死于馬嵬人藏其錦襪覩者人一錢太白越女詞屐上足如霜不著鴉頭襪皆婦人穿靴襪之明証其非弓也明矣宋史治平元年韓維為潁王記室侍王坐有以弓鞋進者維曰王安用舞鞋可見當時婦人舞才着弓鞋平時不着也惟北宋徐

稹咏蔡家婦云但知勤四支不知裹兩足陸放翁老學菴筆記宣和末女子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錯到底伊世珍嫏嬛記言徐玉英臥屧以薄玉花爲飾內加龍腦謂之玉香此則弓鞋之明証盛行于宋時若玉壺清話載唐明皇咏錦韈云瓊鈎窄窄手中弄明月以爲弓鞋之証恐是小說家之附會

妓女不始于管仲

人皆稱管子女閭三百以待天下之賢者爲妓之始余按魯莊公時南宮萬奔陳陳使婦人飲之酒而裹之此婦人即妓也不然良家女豈肯侍人飲酒耶國語越王罷女爲士縫袵子夏論樂稱獶雜子女史記趙王其母

倡也皆妓之濫觴薛綜西京賦註云洪崖者三皇時妓人也康熙字典引之而又云見萬物原始又漢武外傳云武帝置營妓以待軍士之無妻者易蒙卦六三爻見金夫不有躬程傳謂見人多金悅而從之不能保有其躬疑即倡妓之類而周公爻詞已有其象矣

慶生日不始唐明皇

古無慶生日之文容齋五筆及　本朝毛西河皆以爲起于唐元宗之千秋節惟能改齋漫錄引梁簡文帝之生日爲太妃持齋唐太宗之生日辭郡臣朝賀謂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之語是在元宗之前余按顏氏家訓笑孤露之人此日爲供頓而不知悲則更在簡文唐太宗

之前矣戰國策犀首跪前爲張儀千秋之祝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爲趙孝王壽酒東漢書王望爲太守舉萬年之觴此皆介壽所由始而俱不必在生日也大抵詩之介眉壽漢之爲某壽皆以宴飲爲本而以介壽爲節文今以介壽爲本而反以宴飲爲節文也

廟像不始于佛家

三國志笮融爲廣陵都督起浮圖以銅爲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疑爲佛像之始然華陽國志文翁守蜀造講堂作石室安帝時烈火爲灾獻帝興平元年太守高眹復造周公禮殿全蜀藝文志云二人皆有石像石室中有孔子坐像其坐斂蹠向後屈膝當前七十二弟子侍

于南宮此後世廟像之始也隸續載孔子見老聃畫像弟子侍者一人車上一人又金鄉山司隸校尉魯君家有石祠四壁青石隱起皆刻古忠臣孝子烈女之像載水經注顏魯公書東方朔畫像記後跋云揑素爲之霍去病得休屠祭天金人以歸則是外國所爲非中國也

刻板書不始于馮道

俗傳刻板書始于馮道唐柳玭家訓序言在蜀時嘗閱書肆見字書小學率雕本印紙似在道前者五代史和凝文集百卷自鏤板以行世凝與道同時人也宋史藝文志曰周顯德時始有經籍刻板學者無筆寫之勞朱昭芑史糾駁之以爲刻板當始于唐武宣之世云云然

亦無所考也後漢乾祐時孫崇義爲國子博士校定公羊刊板國學宋真宗幸國子監問邢昺經板幾何昺曰十餘萬臣少從師授經經有疏者百無一二力不能傳抄今板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東坡李氏山房藏書記言見老儒先生自言少時求史記漢書不可得幸得皆手抄讀之近年市人轉相摹刻抄寫之言日傳萬紙古無刻本大率傳抄故南史沈驎士年過八十猶抄細字書數十篋梁袁峻自寫書日課五十紙其後刻書之事至北宋而始盛余按陸深河汾燕閒錄云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上勅佛經雕板行世是刻板書隋巳有之更在柳氏所言之前矣

元寶不始于金章宗

今元寶每定五十兩多言金史食貨志章宗命銀每定五十兩直百貫名承安寶貨此元寶之始也按唐書高祖武德二年鑄錢有開元通寶之稱疑金人誤讀爲開通元寶故以名其銀西溪叢語引李衎言記聞極駁乾重元寶開通元寶之誤云重寶通寶錢名也唐食貨志云錢徑八分重二銖其文用八分隸篆三體開化二十六年以後錢甚惡詔所在鑄開元通寶錢其文爲歐陽詢所撰回環可讀譚瑞唐聖運圖云初進蠟樣文德皇后掐一甲痕故錢上有指甲痕然則開元者非明皇國號之開元也余按明皇府長安富人姓王名元寶明皇問

其官因奏願以絹純南山之樹云云似元寶二字由來舊矣

瓷器不始于後周

相傳瓷器始于柴世宗然潘岳笙賦披黃包以授甘傾碧瓷以酌醽醁子厚有代人進瓷器表陸龜蒙詩九天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是瓷器不始于後周

靈臺不始于文王

隸釋堯葬變都名曰靈臺是在文王靈臺之先或曰是後人摘取東漢堯廟碑陰之語非堯時先有此名也

太極說不始于周元公

東漢張遐字子遠江西餘干人侍[illegible]徐穉過陳蕃穉

指之曰此張遐也遍易理所著有太極說見饒州府志

强項二字不始于漢書

光武稱董宣爲强項令以不肯拜公主故也按素問岐伯曰詩頸項强皆屬濕是漢前早有此語

會通河運漕

會通河今之運河也元至元中以[illegible]神䟽言自東平安民山鑿至臨淸引汶絕濟屬之衛河爲轉漕道名曰會通然岸狹水淺不任重載終元之世海運爲多永樂間命尙書宋禮等治之然後分河置閘而漕運大通事載禮本傳中至逐地置倉改民運爲兌運則自平江伯陳瑄始其部署亦載瑄本傳中

殿試不始于武后

漢書晁錯傳有司舉賢良文學之士錯在選中上親策之按詔有有司各帥其志選有人數及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等語蓋將所同舉皆獲登于殿庭與董仲舒傳只策首選不同後世殿試之制蓋倣于此以爲始于武后者非也

文字不始于蒼頡

易繫詞曰河出圖洛出書是伏羲時事蒼頡乃黃帝臣也易緯云燧人刻石云蒼牙通靈昌之成鄭註燧人在伏羲前是其前已有文字矣

牛耕不始于趙過

賈公彥以爲古無牛耕牛耕始于漢趙過故周禮牛人之職不言耕事然山海經曰后稷之孫叔均作牛耕孔子弟子冉耕字伯牛似乎三代時已有牛耕矣嚴冬友日平原君云秦以牛田之水通糧當爲牛耕之始故呂氏春秋季春出土牛示農耕早晚此其國俗也又史記律書言牽牛云牛者耕種萬物也

鹽官始于漢

管子官山府海煮海爲鹽吾子女子食鹽若于未聞有商運之說呂后紀后貧時攻苦食淡是貧人不得食鹽也賈復傳迎鹽河東第五倫傳載鹽太原始有商運之意漢百官志有鹽官蓋商運而監之以官也張林欲官

自鬻之而尙書朱暉自繫于獄此與韓愈駁張平叔條
奏相同劉禹錫詩序云五方之賈豪侈相尙而鹽賈尤
熾則鹽商之橫久矣魏書食貨志孝文弛鹽禁與民共
之而豪占者多乃仍立竈置官宋慶歷時欲弛鹽禁而
范文正公不可則私鹽之禁舊矣　本朝尹文端公常
云鹽政不必設商置引但聽民自煮自鬻而官抽其稅
則省却商人中間之剝取豪費而國課更充矣偶閱王
大考國憲家猷嘉靖時歲辦二十二萬四千引一引納
稅八分御史汪鋐奏不必禁私鹽但論官抽其稅而給
照加賞則公私鹽利皆歸國用松江李雯之論曰鹽產
于場猶五穀之生于地宜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問其

所之則國與民兩利又曰天下皆私鹽則天下皆官鹽矣此二說正與尹公之說相符

訪拿訟師始于子產

訪拿訟師始于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子產患而殺之見呂覽

抄家不實始見漢書

抄家不實獲罪始于許廣漢搜上官桀家遺失繩索千枚得罪見本傳

印小書始于南齊

印小書始于南齊衡陽王鈞寫五經置巾箱中

乞巧始于成武丁

乞巧始于桂陽成武丁見吳均續齊諧記

兒生三日之賀始見于北史

兒生三日之賀始北史高澄尙馮翊公主生兒爲湯餅之會唐書高宗龍朔三年子旭輪生大赦天下王毛仲蓰子三日明皇遣高力士賜物云云皆其証也滿月爲彌月見毛詩

厠籌厠紙一見北齊書一見元史后妃傳

厠中用紙見元史后妃傳裕宗徽仁皇后事太后孝至溷厠所用紙亦以面擦令軟以進厠籌見北齊書文宣帝令楊愔進厠籌

國子監起于隋

唐書馬總傳云古有學之名無監之名國子監之名起于隋大業年間

羨餘始見于周禮

周禮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此後世羨餘二字之所由始然漢以前平準書中無此名色唐開元八年宇文融括籍外羨田張虛數以正田爲羨編戶爲客歲終籍錢百萬緡德宗時劉南韋皐有日進江西李兼有月進杜亞李錡等俱以常賦入貢名爲羨餘宋仁宗孝宗有屬下郡進羨餘之詔后妃傳劉太后時漕臣劉綽自京西還進羨糧千餘斛乞付三司后曰卿識王

曾張知白呂夷簡魯宗道乎此四人豈因納貲餘進哉

物以九計始于元

今貢物以九計取九五之義然元史君賜臣亦以九為數耶律留哥傳世祖賜其妻姚里世人九尸馬九匹白金九定

印契始于宋高宗

宋史食貨志元絳知永新縣豪子龍聿誘少年周整博而取其田周母告官官驗有母乎印存弗受及絳至母又來訴絳視券呼聿曰券年月居印上是必得周母他積是印而撰僞契續之耳聿駭伏高宗建炎五年始令諸州印賣田宅契紙自今民間爭田執白契者勿用

缺襟袍始于隋文帝

今之武官多服缺襟袍子起于隋文帝征遼詔武官服缺胯襖子虞侍中馬周請于汗衫上加服小缺襟襖子詔從之馬縞中華古今注言之甚詳

緞始于元

緞字不見經傳遼史道宗清寧十年詔南京不得私造御用采緞此緞字之初見史書者從緞不從緞緞音遐急就篇註云履跟之帖也魏書釋老志興光元年勅有司于五級大寺內爲太祖構佛象云云此緞字不作今緞字之解至于四愁詩之贈我錦繡緞杜詩之張舍人遺織成褥緞此乃段疋之稱非今之緞也

釘鞋始見于唐德宗

唐德宗避朱泚之亂出幸奉天天大雨從者皆著釘鞋見通鑑

葉子戲始于李郃

咸定錄唐李郃爲賀州刺史與伎葉茂連江行無事乃撰骰子選號葉子戲咸通以來天下尚之鄭氏經籍編有葉子格三卷宋錢希公家有葉子戲譜

雨衣始于陳成子

左氏陳成子遇雨衣製杖戈注製雨衣也製讀與草聲相近徐鍇說文繫傳以爲簑也

闊裝帶始于唐

余每見骨董家持玉結子雕刻玲瓏者號鬬裝帶後讀香山詩曰貴主冠浮動親王帶鬬裝才知故是唐時物薛田亦有詩曰九苞綰盡佳人髻三鬬裝成子弟鞾

短串始見抱樸子

古用錢數不足不知起于何時抱樸子曰取人長錢還人短陌晉時已有此說梁武時以鐵錢之故商賈多姦有東錢西錢長錢之分以七八十為一百末年竟以三十五為一百後五代以七十七為一百今所謂短串者每百文僅一二文耳是錢法今善于古也梁時銅貴故有鵝眼綖環等名今天界寺所存銅佛相傳梁時所鑄費銅百萬斤則無怪乎當時之銅貴矣唐元和中京師

用錢每貫頭除二十文今市井間亦有此說

漢軍始見于宋史

漢軍之名始見于宋史劉延慶傳遼將蕭幹擒獲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蔽其目留帳中夜半僞相語曰聞漢軍十萬壓吾境吾師三倍敵之有餘此蓋遼稱宋軍爲漢軍也金史兵志伐宋之役參用漢軍及諸部落而統以國人

行事舉例不始于南朝

吳虎臣以行事舉例始于南朝欲用江夷領詹事王淮引謝玟之例以相格不知周禮士師掌獄之八成漢有決事比魏有停年格皆例也何武傳武欲除吏先爲科

例以防請託谷永曰不爲陛下廣持平例云云陳寵有

詞訟比七卷晉志有漢令甲凡百篇皆例也